

北方与南方
The North and South Trilogy

天堂与地狱



[美]约翰·杰克斯 著 董惠铭 译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北方与南方
The North and South Trilogy

天堂与地狱



[美]约翰·杰克斯 著 董惠铭 译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约翰·杰克斯出生于芝加哥，毕业于迪波夫大学，在俄亥俄州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他在大学二年级时便卖出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十二个月之后，他的第一部书问世。自那以后，他发表了二百多部短篇小说，出版了五十多部书——大多是悬念小说、青少年阅读的非小说类文学作品，近来则是科普小说。他还用杰伊·斯科特兰这个笔名发表了六部通俗历史小说。他的书被译成了多种文字，在欧洲和日本畅销。杰克斯先生本想成为一名演员，他对戏剧的兴趣一直不减，他创作了四出戏剧和五部音乐喜剧，就是明证。这些作品已经付梓，并由固定剧院的专业剧团和业余剧团在全美各地上演。他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也是美国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科普作家协会的成员。

译者简介

董惠铭，杭州萧山人，毕业于浙江大学，当过小学、中学、大学教师，任过校长、局长、处长、社长兼总编辑，还兼任省人民政府督学、省教育学会副会长、省期刊协会副会长、一些大学的特聘教授或导师等职，编过撰过不少专业的或学术的书籍，但是最钟情的是翻译。

迄今为止翻译出版了“肯特家史”系列的《私生子》《叛逆者》《探索者》《复仇者》《巨人》《战士》《不法之徒》《美国人》八部作品，以及《总统谋杀案》、《一岁的小鹿》、《纳尼亚传奇》系列的部分作品、《马洛丽成长记》系列的部分作品、《安德烈的木头鞋》、《逮蚱蜢的那一天和其他日子》等近六百万字的历史小说和儿童文学作品。

目录 CONTENTS

序 大阅兵(1865)	1
第一卷 失败的事业	13
第二卷 图画编年史	129
第三卷 土匪	239
第四卷 艰难的年头	371
第五卷 沃希托河	477
第六卷 天路	547
第七卷 渡过约旦河	647
尾声 平坦的军校校园(1883)	718
后 记	721

序

大阅兵(1865)

……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

《圣经·耶利米书》第六章第十四节，第八章第十一节

华盛顿^①下了一夜的雨。5月23日，星期二，天差一会儿就亮了，乔治·哈泽德在威拉德宾馆的套间里醒来。他将一只手放在他妻子康斯坦斯温暖的肩膀上。他竖起耳朵在听。

雨声没了。

今天有庆祝活动，雨不下了，是个好兆头。今天早晨，一个新纪元开始了，一个和平的纪元，联邦得救了。

那么，他为什么有一种厄运迫在眉睫的感觉？

乔治溜下床，悄悄地溜出房间，他的法兰绒睡衣在他毛茸茸的小腿肚子四周快速地摆动着。乔治四十一岁，粗壮结实，因为他的身材和低于平均身高的高度，他的西点军校^②同学给他取了个绰号——“树桩”，他黑头发里夹杂的些许白发和整洁的胡须表明，他在军队服过役。

他放轻脚步走进客厅，客厅里散落着他昨晚太累了没有捡起来的报纸和杂志。他开始将报纸杂志拾起来，将它们堆好，尽量小心翼翼地不发出声响。第二、第三个卧室里，他的孩子们正在睡觉。威廉·哈泽德三世到1月份就十六周岁了。帕特里夏到年底也十六周岁了。乔治的弟弟比利和他的妻子布雷特占着第四个卧室。比利将参加今天的阅兵式，不过他今晚得到批准可以不睡在贝里堡的工兵军营里。

那些报纸杂志似乎在奚落乔治的这种预感。《纽约时报》《论坛报》《华盛顿之

① 华盛顿，美国首都，即哥伦比亚特区。

② 西点军校，美国陆军军官学校，1802年创立，位于纽约州哈得孙河西岸的一个军事要塞旧址。

星》以及最近一期《陆海军日报》都在发出同一个胜利的音符。他在一张墙边桌子上整理报刊时，有几句活映入了他的眼帘：

虽然我们这场大战结束还要一些日子，但是我们早已经开始解散联邦大军……

他们平定了叛乱，拯救了联邦，为他们自己，为我们，赢得了一个国家……

陆军部已经下达命令，在羊皮纸上印好了六十万张空白退伍证书……

我们自力更生的共和国解散了军队，将忠诚的战士们送回家去，关闭了征兵的帐篷，中止了供应物资的合同，准备抛弃黑暗的战争小道，朝着和平的康庄大道迅跑……

今天和明天，将举行这样的庆祝活动：格兰特^①的波托马克方面军和比利·谢尔曼^②大叔粗野豪放的西部方面军将进行盛大阅兵。今天受检阅的是格兰特的战士；明天是更加粗野暴戾的谢尔曼部队。谢尔曼的西部人嘲笑格兰特的东部人是“纸领子”。也许西部人将带着母牛、山羊、骡子、斗鸡参加检阅，他们已经将这些东西带到了波托马克河^③边的军营里。

并非所有参加战争的人都可以参加大阅兵。有些人永远躲开了他们所爱的人，长眠在地下了，像乔治最最亲密的挚友奥里。乔治跟奥里于1842年在西点军校一年级时相识。他们共赴墨西哥战场。他们在萨姆特要塞^④陷落之后，虽然在战争中各为其主，但是却维持了友谊。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奥里血洒彼得斯堡^⑤。他并非死于战斗，而是死于他试图帮助的一个联邦士兵愚蠢的复仇子弹。

有些因战争而变得苍老的年轻人仍然跋涉在南方的道路上，走向他们一贫如洗的家，走向一块因军队的大火和饥饿而成为废墟的土地。有些被当作叛乱分子

① 格兰特，即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1822—1885)，美国第十八任总统、共和党人，内战时任联邦军总司令。

② 比利·谢尔曼，即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1820—1891)，美国内战时期联邦军将领；比利为威廉的昵称。

③ 波托马克河，美国东部的一条河流，发源于阿巴拉契亚山脉，注入切萨皮克湾。

④ 萨姆特要塞，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港口的一个要塞，1861年4月12日南部邦联军队对其炮轰，从而开始了美国的内战。

⑤ 彼得斯堡，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南部的一个城市。

关进监狱，在那个恶劣处所身心都受到了伤害之后，还乘坐在北去的列车上。南部邦联^①的有些人消失在墨西哥，加入了埃及赫迪夫^②的军队，或者去了西部，试图忘掉留在他们身上的无形创伤。奥里的堂弟查尔斯选择了第三条路。

另有一些人在战争结束时丑态百出。他们中首当其冲的是杰夫·戴维斯^③，他被追得钻入了佐治亚州^④欧文维尔附近的地洞里。北方的报纸说，他换了平民服装企图逃避抓捕。不管真实情况如何，在北方的某些人看来，监狱对戴维斯来说已经不够。他们想要一条绞索。

乔治点燃一支价格不菲的古巴雪茄，穿过房间，来到俯瞰宾夕法尼亚大道的窗户跟前。这套房子非常有利于观看今天的阅兵仪式，不过他有特别的票子，可以上一个检阅台，跟总统的检阅台遥遥相对。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一扇窗户。

碧空如洗。他探出头去，让雪茄的烟随风飘走，并注意到临大道的三四层楼的建筑上挂满了爱国的旗子。更加鲜艳的装饰终于代替了林肯^⑤被刺之后到处悬挂的哀悼黑纱。

波托马克河流域上空一条鲜红色的光带表明了那就是地平线。车辆、骑手、行人开始在泥泞的大道上行走。乔治看到有一个黑人家庭——父母亲，五个孩子——急匆匆地向总统公园这个方向走去。他们有比战争结束更多的东西可以庆祝。他们有《宪法第13条修正案》^⑥，永远取消了奴隶制；只等各个州批准使之成为法律。

清澈的天空中，到处都展示着红、白、蓝的颜色，不再有雨……如此吉祥的征兆，他为什么老是有挥之不去的厄运的感觉？

① 南部邦联，美国历史上1861至1865年间由南部亚拉巴马、阿肯色、佛罗里达、佐治亚、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田纳西、得克萨斯、弗吉尼亚等十一个州组成的邦联，全称为The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

② 赫迪夫，埃及执政者的称号。

③ 杰夫·戴维斯，即杰斐逊·戴维斯(1808—1889)，美国内战时期南部邦联政府总统，1865年被俘，受监禁两年。

④ 佐治亚州，美国东部濒临大西洋的一个州，首府亚特兰大，美国最初的十三个州之一。

⑤ 林肯，即亚伯拉罕·林肯(1809—1865)，美国第十六任总统、共和党人，就任总统后，爆发南北战争，采取革命性措施，颁布《宅地法》和《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取得战争的胜利，战后被暴徒刺杀。

⑥ 《宪法第13条修正案》，1865年批准生效，第一款，在合众国境内或属合众国管辖的任何地方，不准有奴隶制或强制劳役存在，惟用于业经定罪的罪犯作为惩罚者不在此限。第二款，国会有关以适当立法实施本条规定。

他断定，是两个家庭，梅因家和哈泽德家的缘故。他们从战争中苟延残喘了下来，但是他们受到了损伤。他的姐姐弗吉利亚跟家庭脱离了关系，因为她自己的极端主义而自动离开了家，至今杳无音讯。特别让人伤心的是弗吉利亚就在华盛顿这儿，虽然乔治不知道她具体住在何处。

然后还有他的哥哥斯坦利，一个毫无能力的人，却在战争中昧着良心投机倒把发了横财。尽管他获得了成功……或者说也许就是因为获得了成功……斯坦利成了一个酒鬼。

梅因家的情况也一样。奥里的妹妹艾什顿，参与了一个用更加极端的政府来打倒或者代替戴维斯政府的阴谋，阴谋败露之后，她在西部失踪。奥里的哥哥库珀一度在利物浦^①为南部邦联海军部工作，他们搭乘回家的走私船在渔人堡不远处的海上被联邦封锁船队击沉，他失去了他的独养儿子朱达。

还有他最好朋友的遗孀马德琳，面临着艰难的挣扎，重建她的生活，重建她在查尔斯顿^②附近、艾什利河畔被焚毁的种植园。乔治给了她一张四万美元的信用证，可以从他控股的银行里面取款。他希望她会再要一些；最初的那笔钱大部分需要付两笔抵押贷款的利息，需要付联邦税费，防止财产被早已进入南方的财政部官员没收充公。但是马德琳没有再要，这使他有点担心。

即便在这么早的时候，大道上就已经车水马龙，一片繁忙了。这是一个重大的日子，假如他可以相信这明净天空和这习习微风的话，那么这也将是一个晴朗明媚的日子。但是为什么，即便理出了两个家庭让他烦心的事情之后，他还去除不掉心头那种厄运迫在眉睫的感觉？

哈泽德家人快速地吃完早饭。布雷特看上去特别开心和激动，乔治心中都有点妒忌。再有几个星期，比利计划辞去军职。然后，他们两人将坐船去旧金山^③。他们从未去过加利福尼亚^④，但是那边的气候温润，乡野秀丽，机会众多，这样的介绍吸引了他们。比利想要创立自己的民用工程公司。他像他的朋友查尔斯·梅因一样，想要远离美国人打美国人的这块千疮百孔的土地。他和查尔斯是西点军校

① 利物浦，英国西北部的港口城市。

② 查尔斯顿，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东南部港口城市。

③ 旧金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部濒临太平洋的港口城市。也译三藩市或圣弗朗西斯科。

④ 加利福尼亚州，美国濒临太平洋的一个州，首府萨克拉门托，美国第三十一个州。

的同学，两人分别是在乔治和梅因这两个榜样的鼓励下上的西点军校。

这对夫妇需要赶快旅行了。布雷特怀上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比利私下里告诉了乔治；按照传统习惯，绝对不可以公开谈论怀孕的事情，家人之间也不行。一个女人快要临盆的时候，肚子大了起来，人们也假装没有看到。生了第二个孩子，父母亲常常对第一个孩子说，这小宝贝是医生从瓶子里面带来的。乔治和康斯坦斯遵守大多数习俗，甚至包括很多愚蠢的礼节，但是他们对这个瓶子故事从来都不屑一顾。

全家在8点15分到达了那个特别的观礼区域。他们在新闻记者、国会议员、最高法院法官、陆海军高级军官中间坐下。他们的左边，大道绕过位于第十五大街上的财政部大楼；这一个拐弯便挡住了这条大街直通国会大厦的长长上坡。

他们的右面，伸向远方的好几个街区，人们挤在路障后面，趴在窗户上，爬到屋顶上，坐在弯垂的树枝上。正对面，矗立着一个大帐篷，为约翰逊^①总统一行准备的，包括格兰特将军、谢里丹^②将军以及斯坦利·哈泽德的老板陆军部长斯坦顿^③。大帐篷顶的前缘，在彩旗和常绿的树枝中间，悬挂着写有联邦胜利的战役名称：亚特兰大战役^④、安蒂塔姆战役^⑤、葛底斯堡战役^⑥、斯波齐尔韦尼亚战役^⑦，等等。

9点差15分，还没有看到总统的迹象。这几天，这位生性耿直的最高行政长官航行在了流言飞语的大海。人们说他处事不够圆通，酗酒。他很平凡……唉，这倒是真的。约翰逊，裁缝出身，后来成为参议员，是田纳西州^⑧一个小酒馆勤杂工的儿子，自学成才，他不像林肯那样，能够把自己的乡野背景变成对自己有利的因

① 约翰逊，即安德鲁·约翰逊(1808—1875)，美国第十七任总统，因林肯被刺而上台。

② 谢里丹，即菲利普·亨利·谢里丹(1831—1888)，美国内战时期联邦军将领，曾任骑兵司令，对打败南军有重要贡献。

③ 斯坦顿，即埃德温·麦克马斯特斯·斯坦顿(1814—1869)，美国律师、陆军部长。

④ 亚特兰大战役，美国南北战争期间1864年5—9月在佐治亚州进行的一系列重要战役。经过几个月的拉锯战，谢尔曼将军率领的联邦军队迫使南军撤出亚特兰大。

⑤ 安蒂塔姆战役，美国南北战争中一次决定性血战。南军在两次布尔溪战役胜利后，挥师挺进马里兰州，企图攻占华盛顿，在安蒂塔姆小河边，遭到联邦军队的顽强抵抗。

⑥ 葛底斯堡战役，美国南北战争一场具有转折点意义的战役。两军在宾夕法尼亚州南部城镇葛底斯堡正面交锋，双方损失严重，最终南军败北。

⑦ 斯波齐尔韦尼亚战役，斯波齐尔韦尼亚为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北部的一个村庄，1864年5月联邦军企图击溃守卫里士满的南部邦联军，没有成功，双方死伤惨重。

⑧ 田纳西州，美国东南部的一个州，美国第十六个州。

素。乔治见过约翰逊。他发现他是一个性格鲁莽而又刚愎自用的人，对《宪法》怀有宗教般的虔诚。光这一点就使他不得激进共和党人的人心，他们想要扩展《宪法》的解释，来适应他们的世界观。

激进共和党人的很多观念乔治都认同，包括两个人种里有条件的男性权利平等和具有选举权。但是，他常常发现激进共和党人的动机和策略前后矛盾。很多激进共和党人毫不隐讳他们的用意，用黑人的投票使共和党成为多数党，颠覆这个国家民主党人占优势的传统局面。激进共和党人对他们所征服的那些人表现出恶毒的敌意，跟他们对他们认为思想不纯的任何人表现出恶毒的敌意一样。

约翰逊总统跟激进共和党人在控制联邦重建问题上的斗争难分难解，日趋凶恶。这不是新的争吵。1862年，林肯提出了他的“路易斯安那计划”，后来进一步扩大到允许重新接纳任何脱离的州，只要该州投票人“确认的核心人物”——按照1860年有资格投票人数的百分之十——宣誓效忠联邦政府并组织起亲联邦的政府。

1864年7月，激进共和党人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个由来自俄亥俄州^①的参议员本·韦德^②和来自马里兰州^③的众议员亨利·戴维斯^④起草的法案。这个法案勾画了一个更加严厉的重建计划，包括对被打败的南部邦联实行军事管制的条款。该法案将重建的控制权限定在国会。1865年年初，田纳西州在林肯这个计划的指导下组建了政府，首脑是一个名叫布朗洛的辉格党联邦主义者。国会中的激进派拒绝为该政府当选的国会议员设置席位。

安德鲁·约翰逊谴责杰斐逊·戴维斯“煽动”并“实施”了福特剧院的刺杀行动。他不得不用严厉的措辞谴责南方，但是他坚持他将实行林肯的温和计划。最近，乔治听说，约翰逊打算在夏季和秋季通过行政命令来实施这个计划。由于国会暂时休会，要到年末才再开会，而且由于约翰逊肯定不会要求召开特别会议，激进共和党人将遭到挫败。

① 俄亥俄州，美国东北部的一个州，首府哥伦布，美国第十七个州。

② 本·韦德，即本杰明·富兰克林·韦德(1800—1878)，美国律师、参议员，反对奴隶制，激进共和党人的主要代表人物。

③ 马里兰州，美国东部濒临大西洋的一个州，首府安纳波利斯，美国最初的十三个州之一。

④ 亨利·戴维斯，即亨利·温特·戴维斯(1817—1865)，激进共和党代表人之一，反对奴隶制，反对林肯的温和重建政策。

所以，政治风刮来消息说，激进派将进行报复。乔治在华盛顿其中有一个任务就是跟一位强有力的宾夕法尼亚政治家打招呼，陈述他对形势的看法。他每年都向这个党捐赠数量可观的款项，便觉得他理所当然可以这样做的，他也许可以发挥一些作用的。

“爸爸，伊莎贝尔婶婶。”帕特里夏在他身后说道。

乔治看到斯坦利的妻子在总统检阅台上挥着手。他的脸扭曲了一下，也朝她挥了挥手。“她的目的就是想让我们看见她在那儿。”

布雷特笑了。康斯坦斯拍着他的手。“好啦，乔治，别耿耿于怀啦。让你跟斯坦利换位子你也不会的。”

乔治耸了一下肩膀，继续浏览着街道这边的人群，寻找他非要见面不可的来自他家乡州的国会议员。他在忙着找人的时候，康斯坦斯伸手到他的网格拎包里去摸硬糖果。她戴着一顶时尚的草帽，草帽下露出富有光泽的红色鬃发。她白皙的肤色仍然具有爱尔兰人的可爱气质，但是她的体重自从结婚以来，也就是墨西哥战争^①结束以来，增加了三十磅。乔治说他不在意，他说体胖是心宽的象征。

9点整，国会大厦那边一声炮响。几分钟之后，哈泽德家人听到了远处传来铜管乐声，《男人昂首阔步回家时》。接着，他们听到了大道拐弯那边看不见的数以千计的人们向检阅队伍发出的欢呼声。很快，第一批游行的人们转过了财政部大楼的拐角，每个人都跳起身来，拍着手，欢呼着。

具有学者风度的乔治·米德^②将军走在检阅队伍最前面，在热烈欢呼中骑马走向总统检阅帐篷。爬到帐篷后面树上的小孩子探出身子来鼓掌，险些掉下树来。米德手持军刀向那些达官显贵敬礼——格兰特和约翰逊都还未到——然后将他的战马交给一位下士，走过去跟他们坐在一起。

女人们欢呼着，男人们公开哭泣着，一个女学生合唱队唱着歌，将各种各样的花束撒满大街。当韦斯利·梅里特^③将军率领着第三师进入视野之时，太阳突然

① 墨西哥战争，又称美墨战争，美国和墨西哥在1846—1848年间发生的战争，战争以美国获得胜利告终。

② 乔治·米德，即乔治·戈登·米德(1815—1872)，美国内战时期联邦军将领，葛底斯堡一役击败李率领的南军，但因纵容李军败后逃脱而受责。

③ 韦斯利·梅里特(1836—1910)，美国内战时期联邦军队的将领，参加过美西战争、围剿印第安人的战争、美菲战争。

照射到国会大厦圆顶的条纹大理石上，犹如点燃了白色的火焰。这支部队的司令小菲尔·谢里丹早已经在墨西哥湾走马上任。当第三师出现时，连威廉这个受青春期困扰、几乎对什么事情都不屑一顾的人都跳起身来，吹着口哨，热烈鼓掌。

并行十六人一排，军刀在阳光下闪耀，谢里丹的骑兵过来了。战士们服装整洁，须发新理，几乎毫无战争疲态。他们很多人在他们背在身后的卡宾枪枪口插上了一束束雏菊或者紫罗兰。

每支队伍都向最高行政长官行点刀礼。这位总统终于在格兰特将军的陪同下走进那个帐篷了，他看上去有点歉疚。乔治听到，身后几排的地方一个女人大声说着，不知道约翰逊是否已经喝多了。

尘土滚滚。马粪臭气扑鼻。接着，从第十五大街，乔治听到了有节奏的喊叫声。“卡斯特^①！卡斯特！卡斯特！……”

他来了，骑着他那匹高抬蹄子的漂亮枣红马“唐璜”^②来了，“童子将军”带有红色光泽的黄色齐肩长发，红红的脸膛，红红的领巾，金色的马刺，宽边的帽子在他手中挥舞，向欢呼着他名字的人群致意。没有多少联邦军官能如此获得公众和报纸的迷恋。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在西点军校他的班里成绩垫底，但是他二十三岁成为陆军准将，二十四岁晋升少将。他胯下有十二匹战马被击中倒毙。你可以说他英勇无畏，也可以说他鲁莽草率，全凭你的立场。据说，他想要在尤利西斯·格兰特竞选总统后也能坐上那个宝座。要是他想要竞选总统——要是他继续享有“卡斯特运道”，而且公众没有忘记他——他很可能会得到他所想要的东西。

这位“童子将军”率领着他的红领巾骑兵部队来了，他这个团的军乐队吹奏着《加里·欧文》。女学生们精神振奋，准备再次唱歌。她们扔来鲜花。总统检阅台附近，卡斯特猛地伸出他戴长手套的手，抓住一把花。突然的动作吓了枣红马一大跳。它猛地向前蹿去。

枣红马朝第十七大街飞驰而去的时候，乔治瞥见了卡斯特愤怒的脸色。当卡斯特再次控制住“唐璜”的时候，他已经不可能再迎着如潮的人群和马匹回过头去向约翰逊致敬了。他极为愤怒，只好继续往前驶去。

今天上午“卡斯特运道”没有了，乔治心想，一面点燃一根雪茄。野心之路并非

① 卡斯特，即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1839—1876)，美国骑兵军官，美国内战时联邦军将领。

② 唐璜，西班牙传说中一个既放荡和无赖又富有魅力和勇气的虚构人物。

一帆风顺。谢天谢地，他自己没有追求高位的勃勃雄心。

根据既定程序，工程兵的出现还有一段时间。于是，他花了点时间再次在人群中寻找他希望找到的那位政治家。

他还真的找到了他，他正在那个特别检阅台后面的树中间滔滔不绝呢。国会议员撒迪厄斯·史蒂文斯^①，来自于兰开斯特^②的共和党人，也许是激进共和党人里最激进的分子了，已经年逾古稀，但是仍然拥有一种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光环。尽管他的腿一瘸一拐，尽管他那个深褐色的假发要多难看有多难看，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暗淡他的这个光环。他既不蓄大胡子也不留小胡子，将他坚毅的神色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结束了交谈，他的两位粉丝掀了一下帽子致礼后，走了。乔治走上前去，伸出手，说：“你好，撒德。”

“乔治，见到你太棒了。我听说你卸甲归田啦。”

“回到利哈依镇去了，经营哈泽德钢铁厂去了。你有时间吗？我想跟你谈谈，作为一个共和党员跟另一个共和党员。”

“当然有。”史蒂文斯说道。一道帷幕在他深蓝色的眼眸里落下了。乔治以前见过此种情形，往往是在那些政治家提高警惕的时刻。

“我只是想说，我倾向于给约翰逊先生的方案一个机会。”

史蒂文斯掀起嘴唇：“我理解你所关心的原因。我知道你在南卡罗来纳有朋友。”

上帝呀，这人还真有办法让他自以为的公正善良盖倒你呢。乔治感觉自己要是再长高五英寸就好了，这样就不必仰视着他。“是的，没错。我最好朋友的家人，我的朋友没有挨过战争。我必须从维护那个家庭说，我不认为他们是贵族，也不是罪犯……”

“如果他们奴役黑人，那么他们两者都是。”

“撒德，请让我把话说完。”

^① 撒迪厄斯·史蒂文斯(1792—1868)，美国重建时期激进派共和党领导人之一，动议弹劾约翰逊总统，反对林肯和约翰逊对南部的“宽容”政策。

^② 兰开斯特，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城市。

“当然可以。”史蒂文斯的态度不再友好。

“好多年前，我相信，两边过于热心的政治家们挑起了战争，毫无必要的战争。年复一年，我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最后得出结论，我错了。这场战争尽管可怕，但是必要的。渐进式的和平解放绝对行不通。那些在奴隶制里有既得利益的人会竭力维护奴隶制。”

“完全正确。在他们的合作和鼓励下，那些贩卖黑奴的人在 1807 年法律禁止奴隶买卖之后很长时间，一直在从古巴和东印度群岛及西印度群岛进口并贩卖奴隶。”

“我更感兴趣的是现在。战争结束了，绝对不能再有另一场战争了。生命和财产的代价太高昂了。战争可以毁灭人类为物质进步所作的任何努力。”

“啊，就是这样。”史蒂文斯冷冷地一笑，说道，“商人的新的信条。我对北方这种经济和平主义的思潮了如指掌。我不会赞同这种思潮。”

乔治被激怒了：“为什么？你难道不代表你的共和党选民吗？”

“代表，是。屈从，不。我的良知是我唯一的向导。”他将一只手抚上乔治的肩头，俯视着他；他唯一的动作，低头，不知怎么的有点屈尊俯就的味道。他说：“我不想无礼，乔治。我知道你对国家和一些全国性的组织捐了很多款。我了解你有很好的战争记录。不幸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无法改变我对南方奴隶主统治的看法。那些属于那个阶级的人，所有支持他们的人，都是我们国家的叛徒。目前，他们并不居住在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州，他们居住在被征服的省份^①。他们该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在两条突出的眉毛下面，乔治看到了真正信仰的光，圣战的光。

犬儒主义者常常为这种狂热引证肮脏的理由。他们将史蒂文斯的捍卫黑人权力跟他在兰开斯特和华盛顿的管家联系在一起，莉迪娅·史密斯夫人是一位漂亮的寡妇，一个黑白混血儿。他们把他憎恨南方的一切跟他在钱伯斯堡的炼铁厂被朱巴尔·厄尔利^②的士兵烧毁联系在一起。乔治不完全相信这种解释；他认为史蒂文斯是一位诚实的理想主义者，而且是一位极端的理想主义者。他因此并不

^① 在美国人看来，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讲，state(州)的概念比 province(省)大，因为 state 本身含有国家的意思，而 province 只是一个国家内的一个区域。

^② 朱巴尔·厄尔利，即朱巴尔·安德森·厄尔利(1816—1894)，美国内战时南部邦联将领，曾指挥驻守谢南多厄河谷的南军，大败联邦军队，继被联邦军队彻底击溃，遂被解职。

感到惊讶，史蒂文斯跟他姐姐弗吉利亚会是密友。

尽管如此，这位国会议员绝对代表不了所有共和党人的观念。乔治再次尖锐地说道：“我认为该是行政部门负责南方的重建工作啊。”

“不，先生。这是国会的权力。约翰逊先生是个笨蛋，宣布他打算颁布行政命令。这样做只会在我的同事中间激发巨大的对立情绪，而且你放心，当我们再开会时，我们会废除他的恶作剧的。国会决不允许其权力被篡夺。”史蒂文斯拿他的拐杖金属包头笃笃地敲击着地面，“我不会允许。”

“可是约翰逊只是在做亚伯拉罕·林肯……”

“林肯先生已经死了。”史蒂文斯打断他道。

乔治的脸红了，说道：“好吧，那么，你将颁布什么样的方案呢？”

“依靠军事占领、没收财产和荡涤一切的法律之火，完整地重建南方的制度和生活方式。这样的方案，也许会吓倒那些软弱的心智，震撼那些脆弱的神经，但这是必要的，是正当的。”乔治的脸更红了。“更具体点说，我要严厉处罚身居高位的叛国贼。我不满足于将杰夫·戴维斯戴个手铐脚镣关在门罗要塞。我要判处他死刑。我绝对不赦免任何离开陆军和海军参与叛乱的人。”乔治不幸地想到了查尔斯。“而且，我要求给所有黑人平等权利和完全的公民身份。我要求给每一个符合条件的男性黑人公民权。”

“这个呀，就是在宾夕法尼亚，他们也会拿石头扔你的。白人根本就不认为黑人跟他们是平等的。那也许是不对的……而且我认为就是不对的……但这也是现实。你的计划行不通的。”

“正义是行不通的吗，乔治？平等是行不通的吗？我不在乎。这些是我的信念，我将为之而奋斗。关乎道德原则，没有妥协的余地。”

“该死的，我接受不了。而且很多北方人也深有同感……”

但是，国会议员走了，去会见三个新的粉丝了。

波托马克方面军的工兵军团的一个营，转过宾夕法尼亚大道，朝着总统帐篷走来了。受检阅的八个连队，换下了在弗吉尼亚战役最后几天里弄得肮脏不堪、破烂不堪的衣服，穿着簇新的军装，一个个显得英俊潇洒。有半数受检阅的战士的皮带上，晃荡着短的铁锹，这是他们危险的战地勤务的象征……建造桥梁，修筑道路……常常是冒着敌人的炮火，而且忙得根本就没有时间还击。

比利·哈泽德，满脸自豪，精神抖擞，迈着矫健的步伐，在火热的阳光下跟战友们并肩前进，他的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他胸口的伤正在康复，疼痛几乎消失了。他望着他们家应该坐的检阅台。是的，他看到了他妻子可爱的容光焕发的脸，她挥着手。接着，他注意到了他哥哥，几乎乱了步伐。乔治看上去心不在焉，一脸狰狞。

铜管乐队吹得嘟嘟响，鲜花如雨点般落下，伴随着工兵队伍走过那些特别的检阅台。

康斯坦斯也发现有什么不对劲儿。比利过去之后，她问乔治什么事情。

“噢，我终于见到撒德·史蒂文斯了。就这么回事儿。”

“还就不是这么回事儿。我看得出来。告诉我。”

乔治凝视着他的妻子，大难临头的感觉再次令他神情沮丧。他的预感不完全直接跟史蒂文斯有关，不过他是这个丰富多彩画面的一部分。

1861年4月，乔治也有同样的感觉，当时他眼睁睁看着利哈依村的一座房子被焚为平地。那时候，他瞧着那火焰，想象着这个国家被烈焰吞没的情景，他害怕未来。这不是杞人忧天。他失去了奥里，梅因家失去了蒙罗亚尔的大宅，战争让成千上万个人死于非命，战争也差一点毁了两家的友谊纽带。这次的预感跟早先的预感十分相似。

他尽力在康斯坦斯面前轻描淡写，耸了一下肩膀。“我表达了我的观点，他不赞成我的观点，直言不讳。他想要由国会来控制重建，他想要南方付出血的代价。”乔治本不想动感情的，但是他动感情了。“史蒂文斯想要跟约翰逊先生进行斗争，以获得他想要的东西。而我认为该是联邦团结起来的时候了。天知道我们家受了多少苦，流了多少血。奥里家也一样。”

康斯坦斯叹了一口气，寻找着办法来安慰他。她在她丰满的脸上勉强挤出一个微笑，说道：“最最亲爱的，这只是政治，毕竟……”

“不。远不止是政治。我的印象是我们在庆祝，因为战争结束了。史蒂文斯却纠正我。这才开始。”

乔治不知道，早已经在四年之久的一场战争中受了伤的这两个家庭，是否能挺过另一场战争。

第一卷

失败的事业

我们一致认为，那些所谓的脱离联邦的州就是跟联邦丧失了合适的实质上的关系而已，我们一致认为，政府——无论是文职部门还是军事部门——唯一的目标，就这些州而言，是再次恢复它们的合适的实质上的关系。我相信，这不仅仅是可能的，而且实际上是比较容易做的，只要不去断定或者甚至不去考虑这些州是否曾经脱离过联邦，而是看作他们一直就没有脱离联邦就是了。发现他们平安在家就好，他们是否曾经离家出走，这完全无关紧要。

亚伯拉罕·林肯在白宫阳台上最后一次对公众的讲话

1865年4月11日

碾倒叛国贼。碾死叛国贼。

国会议员撒迪厄斯·史蒂文斯

1865年林肯被刺后的讲话